



魅丽文化



花火工作室

天下同萌

夫如东海

(下)

F张廉

花火 AB 争相
爆笑连载

畅销天后张廉巅峰逆袭

【天下同萌】

花火众 BOSS 再三逼问
《夫如东海》大结局篇
终于震撼登场

有一种爱叫作愚蠢
直让我想砍你几刀

这月黑风高夜，你看咱是不是研究一下如何毁掉情敌？
美人浩瀚如东海，阴沟里也能翻船，更何况是海！
采花有风险，女王大人需谨慎！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夫如东海

下

张廉
FURUDONGHAI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夫如东海. 下 / 张廉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72-1744-3

I. ①夫…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8670号

夫如东海.下

总 策 划 孙建军

编 著 张 廉

责任编辑 陈春燕

封面设计 刘 艳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千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744-3

定 价 26.80元

目录



001

第一章

秘密你也敢问

044

第二章

兰亭，你到底是谁

076

第三章

无法回首，心成殇

111

第四章

星研，为我醒来吧

153

第五章

亘阳，你不懂爱

190

第六章

三个心愿

229

第七章

龙神的决战

270

第八章

新的开始



第一章

秘密你也敢问

和煦的风迎面而来，我睁开了眼睛，眼前是碧玺的蓝天。我没有惊讶起身，而是依然躺在那温暖的、松软的应该是亘阳头顶的毛发之中。他又将我带到了这片空灵世界，让我的心得到平静。

“你需要静养……”身下传来亘阳刻意放柔的声音，“我现在的力量只能让你的伤口不再恶化。因为伤及心脏，若你不尽快找到金龙珠，只怕……”他没有再说下去，而是发出一声低低的沉吟。

我扯出一抹笑：“我知道，若没有你，我已经是个死人。”即使有渊卿这样的神医在，他也无法修复我已经被刺穿的心脏。

亘阳变得沉默，缓缓在云端转身，化作人形，坐在白云之上，让我躺在他的怀中，轻轻将我环抱：“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好些？”他低头略带一丝心怜地俯看我。我轻笑：“好什么？你是想说另一个男人的怀抱能治疗心伤？”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皱起了金眉，脸上出现了少有的难色，难得地没有因为我讽刺凉薄的话发怒，“我……不会安慰女人，我想……这样你会好受些。”

“呵，谢谢。”我枕在他手臂上抬眸看他，让他亘阳大人安慰一个卑微的凡人，还真是勉强他。

我扯出自己也知道勉强的微笑：“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次的伤害而自暴自弃，也不会去怨恨星研。他没有做错，只不过在他的心里，他的家族比我更加重要。”我苦笑，“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做？”

“至少我不会杀你。”他生气地说，“他怎能伤害自己心爱之人？即便那个女人背叛我，我也从未想过要杀死她！”他有些闷闷地说。我的事情又让他想起了那些不好的回忆。但可以说明，他的心里依然爱着那个女人。

“你还爱她吗？”我看着他尖尖窄窄的下巴问。他有些难言地撇开脸，我轻笑，“不说就是还爱着了，那你打算再见她时如何？”

“我不知道。”他沉闷地低下头，“她已经不是我当初爱的女人，她背叛了



我，她成了伏戮的女人。”

“那当初你为何爱上她？”看着他胸闷的神情，我再次轻问。他低落视线，从鼻息中长长呼出一口气，抬脸平视远方，金色的瞳仁中是淡淡的回忆。

“她很美，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脸上浮现出我从未见过的淡淡微笑，那是曾经的甜蜜，化作了今日淡淡的甘甜。

“没了？”我等了很久，也没等到下文。他回过神，低头看我，脸上是一种纯情少男的茫然神情。

“没了，难道还要有什么？”

他的反问，让我无语。

“你舍不得那条人鱼，不就是因为他的绝世无双的美艳？”

“……”我发觉他是外星人，而且是外貌协会的外星人。

我从他怀里坐起来，调整坐姿，与他面对面而坐：“如果说我喜欢星研是因为他长得好，那么，请问亘阳大人，你比星研长得更加性感俊美，为何我没喜欢你呢？”

他怔了怔，拧眉沉思，嘴中轻喃：“嘶……是啊！哦！我明白了，是你还没发觉你已经爱上了我。”

我彻底下巴脱臼，哑口无言地看他。他坏坏地扬唇而笑，金色的瞳仁中划过一抹狡黠的金光：“现在，该告诉你金龙珠在什么地方。我想，这颗龙珠对你来说，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他说得比我还要自信，在我解他为何说拿取金龙珠不费力时，他的脸忽然靠近，一下子咬住了我的唇，瞬间，幻象伴随着一个缠绵的吻在脑中产生。

精美的皇宫之内，一座巨大的金屋，九根盘龙石柱倒映在殿堂光滑的地砖之上，宝石般的龙眼中，映入了祁麟辉的身影，他小心地用一块金丝擦拭手中的物件，当金丝抽去之时，一颗金色的龙珠，赫然映入我的眼帘。

瞬间幻象抽离，我耳边传来粗粗的喘息。我不知何时已经躺在了悬崖边的石台上，周围是石台上法阵的光束，这一次只剩下了金、赤、绿、黑、紫五色。

有人正压在我的身上，心口传来湿热的麻痒，似有人在舔弄我的伤口。我费力地抬头看去，眼前是满头的金色。那在法阵中闪耀着迷人华彩的金丝吸引了我全部的心神，让我忘记了心口的麻痒。

抬手拾起那缕缕金色，异常顺滑，如同柔柔的水从我指尖丝丝溜走。忽地，亘阳的脸撑满了我全部的视野，他金色的瞳仁中正燃烧着我熟悉的浓浓的火焰，他扬唇一笑，张开嘴，伸出了他长长的舌头，轻轻划过我的唇，如触电般的麻痒让我全身陷入一种被电流蹿过的异样感觉。

忽然，心口被一只热烫的手紧紧按住，火烧火燎般的热度迅速加速了那里的血

液，我陷入呆愣，怔怔地看亘阳越来越靠近的脸庞。

“我可以让你很快忘记那条小鱼，治愈你这里的心伤……”他金色的薄唇朝我的红唇而来。我撇开脸：“你该不是想伺候我吧……”

“伺候？”他抽出了手，神情变得不悦，双手环胸坐在我的面前，“这我们得说清楚，是我，本大神恩赐你我的雨露！是我宠幸你！”

见他这么在意谁宠幸谁的问题，于是我也坐正：“这件事是要说清楚，首先，我不想被你恩赐宠幸；其次，如果你求我，我会考虑宠幸你！”

他横眉瞪眼，原本迷人魅惑的金色大眼睛瞬间爆出了两颗龙眼，让人愈加没有心思。我嫌弃地看他：“没嫌你是兽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嗯？！”从他喉咙里又发出警告般的嗯嗯声。

“还有，你什么意思？我在东都的时候，你不把金龙珠的位置告诉我，而告诉我蓝龙珠的位置，害我大老远跑到这里。而现在，你又告诉我金龙珠就在东都，又让我跑回去？不带你这么折腾人的。”为了给他找龙珠，命都快没了，居然还这么来回折腾我。

他下巴一抬，变成龙眼的巨大眼睛一瞪：“我高兴，我更喜欢蓝色，我就喜欢按照我喜欢的颜色来拿龙珠，你怎么着。”

“……”跟这条外星外貌协会小孩脾气的龙没办法交流。

“若不是看你快死了，下一个颜色应该是赤红色。”

“……”他的意思是我还要感激他？

他大大的明珠里映入我憋闷抑郁的神情，他笑了，眼睛又恢复人样：“我知道你很感激我，那么现在，你就自觉乖乖躺下吧，哈哈……哈哈……”他真的变得好开心，宛如三千年的欲火今天终于有指望释放了。

我快被这条自恋的龙给气死了，在他仰天笑得最欢脱的时候，我伸手插入他朝天的鼻孔里：“你这条没人性的龙，我受这么重的伤你居然还好意思提出这种非人的要求！”

他低下头，拔出我插在他鼻孔里的手指，两条金色的鼻血华丽丽地流出，他眼中的欲火瞬间变成怒火，抓着我的手大喊：“你不知报答也就罢了，居然敢伤本大神！这世上没有一个女人敢插本大神的鼻孔！你走！是死是活本大神再也不来管你！”

说话间，他将我一下子甩飞，我从“梦魇”中回到了自己的身体，这条烂龙，真是欠揍，每次都想占我便宜，为什么给我龙珠的讯息非要用那种形式？

眼前是朦胧的灯光，乏力的感觉再次而来，还有心口那不容忽视的疼痛。我费力地睁开眼睛，模糊的视线里出现了渊卿尴尬红透的脸庞，和他僵硬在半空的手，那只纤瘦修长的手正中拿着一个药瓶。

“素……素，你醒了？”他极其尴尬地说，耳朵和脖子瞬间红透。

我疲倦地看看他，低头想看看自己的伤口，立时，一片莹白映入我的眼中，愣了愣，衣服呢？啊……被脱了，因为要上药。难怪渊卿会这么尴尬，脸上是一副我不该醒来的样子。

“我……对不起……”他变得有些无措。

“没关系。”我抬眸看他，“你继续上药吧，我再睡会儿。”

他的脸上立时出现呆呆的可爱表情，宛如我没怪罪他让他有些不适应。

在我想闭眼继续休息时，他忽地想起什么拿过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卡在你的伤口，我刚刚取了出来，应该是它替你挡了一下对方的攻击，若不是它，你可能伤得更重。”

什么东西帮我挡了星研的攻击？我懒懒地看过去，蓝色的光芒在烛火中隐隐闪现，它的中间，是一道细细的裂痕。

心中扯出一丝痛，我收回目光，闭上眼：“既然坏了，就帮我扔了吧。”

“哦……好……”耳边是渊卿依然有些尴尬的声音，然后是他窸窣下床、再上床的声音，随后，丝丝冰凉的感觉从胸口而来，缓解了那里的伤痛。

“得要找到金龙珠哪……咳咳……”他似是以为我已经睡着，而发出了有些心疼的感叹。

“不要担心，我已经知道金龙珠在哪儿了。”我开了口。没想到，我的开口让房间瞬间陷入尴尬的静谧，心口不再有人上药，宛若在我那句话后，渊卿瞬间从这个房间消失了。

“渊卿？”我闭着眼睛唤他。

“啊？哎……咳咳……”

“你是不是没治过女人？”按道理，他们应该是全科医生，面对女人不会如此尴尬。

“我……是……男女……授受不亲……”

“那你们巫医族如果女人病了，谁治？”

“我们……有女性巫医……”

“哦……原来如此……”这也就难怪渊卿会尴尬了。是我自己理解错误，一直以为巫医男女皆治，却原来男治男、女医女，“渊卿……”

“唉——”

“给我上完药后麻烦你帮我把衣服穿好。”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呵，逗渊卿让人心情愉悦。之后，我陷入长眠，没有人再来打扰我，包括亘阳。

朦朦胧胧地，我听见有人说话。

“她什么时候能醒？”是飞殇的声音。

“应该是六天左右吧。”是渊卿。

“怎么又是这样，真是担心死我了。”飞殇焦急不已，“玉儿，你也来了？”

“嗯，素素她……”

“二位请放心，她会醒的，咳咳。”

“唉——”

“咳咳，飞殇姑娘，麻烦你给素素换一下药，咳咳。”

“我不要，我晕血。反正你也把她看了，也别再不好意思，她的伤你就负责到底。玉儿，我们出去回避一下。”

“好……”

在飞殇和兰陵玉的脚步声离开后，房内又是长时间的寂静，然后，传来一声哀叹：“唉——”重重的叹气声让我听出了渊卿的尴尬和无奈，最近真是难为他了。

在渊卿掀开我被单时，我再次昏睡过去，然后，被吵闹声吵醒。

“她到底什么人？！”是兰陵玉的声音，但是，却深沉阴冷。我想睁开眼睛，却怎么也没有力气，我昏睡了几天了？这次下海没有三个时辰，应该会比上次早些醒来。

“你想做什么？”是渊卿，他的喉咙似乎被什么卡住，说话的感觉很艰难。

“我想做什么？应该是你们想做什么？不是说好你们留在东都，怎么又跟来了？哼！不守信用的东西！”

“砰”的一声，有人撞在了我的床沿上，木床轻颤，腿上跌坐了某个人，我费力地想睁开眼睛，使尽全身的力气，也只能勉强打开一条细缝，模糊的视线里看到了是渊卿跌坐在我的腿上，右手撑在了床上，而兰陵玉正一只脚踩在渊卿两腿之间的床沿上，右手正揪住他的衣领，阴沉地看他：“哪有人被鲸鱼吞下还能活？哪有人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说！她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甩手指向我，我有些生气，怎么一个两个都拿东西称呼我？我是人！不是东西！

“她是什么与你无关！”渊卿丝毫不畏惧地冷视他。兰陵玉顿时因他的话而阴郁地眯起眼睛，忽地，他将他又重重一推，转身朝我而来。

“到底是人是妖，很快就会知道。”

“不许碰她！”突然，身体孱弱的渊卿出人意料地扑向兰陵玉，而兰陵玉也好像完全没有防备他眼中的这个痨病鬼，一下子被渊卿扑出了床，两人双双滚落我的床边，渊卿正好压在了兰陵玉的上方。他的脸已经因为过度用力而涨得绯红，他似用自己所有的力气扣住兰陵玉的双手，压在兰陵玉脸庞的两边。



“如果你想要乘人之危，我渊卿今天就算拼了命，也不会让你靠近素素分毫！”忽然间，心口被渊卿的话触动了一下，有些感动。一直以来，渊卿都因为身体的关系无法保护我，可是，他却一直想努力保护自己身边的人。兰亭曾经说过，不要以外貌来评判男人是否是真男人。只有努力保护自己的爱人、家人和族人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所以，渊卿不仅仅是真君子，更是真男人。他的身体里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无限大的小宇宙，强大地足以给他身边的人，都带来踏踏实实的安全感。

“就凭你？”床上传来了兰陵玉的冷哼，“哼，要杀你简直易如反掌！”他这句话让我很生气，一口气涌上来，倒是让我气得睁开了眼睛，全身也恢复了少许力量，眼角的余光看到渊卿忽然往一边倒去，转眼之间，就被兰陵玉占了上风，速度快得根本无法看清。

我腾一下坐起，正看到不知何时兰陵玉已经一手扣住了渊卿两只手腕压在他额头的上方，而他另一只手正狠狠地卡住渊卿的脖子，俯身对着渊卿的脸冷笑：“你不是巫医吗？你的精神……”

在他还没说完之时，我抄起枕头就狠狠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瞬间，整个房间都静了。这次静得十分诡异，甚至，没有了他们二人的呼吸声。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我慢慢拿起枕头，看到的，是让我瞬间精神的画面，那是一种被雷劈了之后的精神，只见，嚣张的兰陵玉，亲在了双目圆睁的渊卿的嘴上！

这是一个时机巧合，位置巧合，力度巧合，种种巧合之下发生的啵啵。这个啵啵让我房内的时间瞬间定格，空气瞬间凝固。

渊卿，石化了。

兰陵玉，石化了。

我，兴奋了。

这个啵啵很不错，不是吗？让他们两个瞬间消停了。

忽然，兰陵玉身体发软，倒落一边，竟是昏迷了过去，哈，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也会有逃避的时刻。

但是渊卿还是双目圆睁地僵硬在地上，我费力地爬到床边，伸手拍他的脸：“渊卿，没事了，兰陵暖玉跑了。”

他瞬间回神，腾地坐起，然后就是一阵无法停止的咳嗽。

我抚拍他的后背，心里觉得又好笑又滑稽，也不知命运是何用意，总是将他们两个纠缠在一起。之前在千岁府也是。

躺在床下的兰陵玉的身体轻轻一动，他坐了起来，抚住额头，尚未发觉是在我的房间里。他皱紧眉似乎头有点痛，晃了晃，才睁开眼，然后陷入怔愣。他愣愣地转向我，仰头看到了坐在床上的我，吓了一跳。

“啊！”他好似见鬼了一般的神情让我有些郁闷。

他腾地跳了起来站在我的面前，惊讶转为担忧，双手不安地搓动：“是不是他来了？他，他，他有没有伤害你？素素？”

见他原来是担心这个，我笑了笑：“没有。”由此看出，其实兰陵玉已经隐隐察觉到兰陵暖玉的存在，他虽然怯懦，但并不笨，而且，他心思很细密。在千岁府安排逃离的时候，我们便已经见识到了他的观察入微和缜密逻辑。

听到我说没有，他露出了安心的神情，这才发觉我醒了，眸中露出惊喜：“素素你醒了？”他很高兴。

“我去给你做面。”忽然间，渊卿低低的声音从兰陵玉身后传来，听到他的说话声，兰陵玉还很高兴地转身似是想跟他打招呼，结果渊卿走得飞快，只给兰陵玉一个素色的背影，和两个飘过他眼前的白发。

敏感的兰陵玉再次变得有些担忧，回头看我：“素素，渊卿怎么了？是不是他惹渊卿生气了？”

生气？哪有。是终身难忘！

但是，我还是摇摇头：“没有，兰陵玉，你能不能给我拿点水，我渴了。”

兰陵玉的脸上再次恢复笑容，连连点头：“好好。”

在他转身拿水之时，我将枕头放到身后，这个促成一个吻的枕头靠在腰上分外暖和舒服。

兰陵玉小心翼翼地端来了茶水，静静地放到我的面前，我从他手中接过，轻声说了声谢谢。

“素素，你感觉好些了吗？”他关心地问。我点点头。他还是心忧地看我，“可是你的脸色看上去还是那么苍白。”

我抿唇淡笑，那是因为我的心伤未好哪。

“我，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做的吗？”他握住拳头问，似是鼓足了所有的勇气。

我淡笑摇头，他变得有些失落，我立刻说：“你帮我把窗打开吧，我觉得有些闷。”

“好。”他似是感觉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人也变得精神。他一边去开窗，一边说，“素素你昏睡了三天，大家好担心……”原来三天了，也就是在海底待了一个半时辰。呵，亘阳嘴上说只给我一个时辰，后面后果自负，可是，他还是给了我时间，这个口是心非的别扭男人。

“飞殇天天来问渊卿你好了没……”他刚说到飞殇，一抹红色的身影忽然冲了进来，掠过兰陵玉的眼前，扑到了我的身上，紧紧抱住我担心地哽咽，“吓死我了……我以为又要变成一个人了……”

我抚拍她的后背，兰陵玉站在窗边静静地淡笑地看我们。窗外是白色的浓雾，

不见灿烂阳光，也没有我熟悉的带着咸味的海风，然而，却给人带来安静。

“飞殇，我没事了。”我反过来安慰她，我知道她那句话的含义和她心底的恐慌。来自于同一个世界的我们，让我们之间有了特殊的虽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的感情。

她放开我，眼角挂着泪花，她立刻去擦眼泪，嗔我：“讨厌，害得我都哭了。我可从来没哭过。”

落眸轻笑之时看到了飞殇挂在胸前的那片宝蓝色的鳞片，一怔，心口扯出一丝痛，问：“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

飞殇见我指向她挂着的鳞片，笑道：“哦，这个啊，那天渊卿要扔，我看很别致、很漂亮，心想既然你不要了，就给我吧。怎么，现在又舍不得了？”她还故意拿起在我面前晃。我摇摇头，“不不不，你喜欢就拿去吧，只是有些破了。”

“是啊，只可惜有裂痕。”她可惜地看手中的鳞片，“这东西怎么像鱼鳞？”

我垂眸，这鳞片里是我和星研的所有回忆，好的，坏的……

“不过……说来奇怪。”她歪过脑袋，流露迷惑，“戴上的第一天晚上就做梦梦到一条银发美人鱼，哇……他是我到现在见过的、最美的男人，他还叫我龙儿，结果发现认错了人……”

龙儿……是啊，飞殇他们还不知道龙儿是我的乳名。

有点不想再听下去，胸口又闷又难受。抬眸想看向窗外，却看见渊卿已经端着面走了进来。兰陵玉看见他，立刻上前去接他手中的面。而他，看见了飞殇手中的鳞片，目中划过一抹怒意。

“然后他问我怎么会有这枚鳞片，我说是你不要了，我捡来的。哇！你知道这条男美人鱼怎么了？他哭了，哭得好伤心好伤心啊，哭得我都哭了……怎么会这……”

当飞殇说到这里时，渊卿将面交给兰陵玉，噌噌噌地走到我们身旁，飞殇下意识抬头看他，他一把夺过那枚鳞片，扯断系绳，疾步走到窗边，扔了出去，顿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这突如其来的、毫无缘由的举动，让飞殇一下子陷入呆愣，也让端面过来的兰陵玉愣在了原地。

渊卿扔了鳞片后，双手撑在窗口，一语不发，也不转身。他一直背对我们，大大起伏的肩膀似是他正在大口大口呼吸，努力让自己恢复某种平静。

“这是怎么回事？！”飞殇回神生气地起身，“要扔至少也要跟我说一声，这突然抢走算什么事！”她指向渊卿后背气结地说。

我一时陷入为难，隐隐感觉渊卿这么做是为了我。渊卿如此突然要扔那枚鳞片，难道……他其实一直知道星研的存在？知道我是人族族通缉的目标？从而在我

要扔掉这枚鳞片时，他推测我是被这鳞片主人所伤？

所以他在看到飞殇拿着鳞片与我谈起星研时，才会生了气，将鳞片立刻扔出。

渊卿依然背对大家，在飞殇说那句话时，他只是撇开脸，连连咳嗽，也不做任何解释。一时气氛有些僵硬。

怔立在旁的兰陵玉缓缓回神，看看渊卿，再看看飞殇，再看向我时，发现我面露难色。他匆匆走到飞殇的身边：“飞殇，不要生气了，我相信渊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别让素素为难。她刚醒，需要休息。”他软软的话，立时起到了效果，让飞殇平息下来，拿过他手中的面，白向渊卿。

“我才不会跟他计较，哼！”飞殇转回身，坐下，将面塞到我面前，“素素，我们吃面。”

她如同命令的语气让我不得不乖乖吃面。渊卿咳嗽着转身出了门，兰陵玉见状，犹豫了片刻，也跟了出去。

待他们都出去后，飞殇板起的脸有所好转，白向渊卿离开的方向，嘟囔了一句：“装腔作势。”

“噗！”我的面差点从嘴里喷出来，她回眸看我，担心地问，“怎么了？怎么了？面太烫了？”

“不是……你……怎么会这么想？”

飞殇放下碗，还在为刚才的事不开心：“难道不是吗？他给你治了那么多天伤了，该看的全都看了，怎么还每次都脸红？他不是在装君子，还是什么？而且，每次看到他跟兰花说话，我都觉得怪怪的，难道巫医没一个正常点的？比如我的玉儿。”提起兰陵玉，她心情明显好了许多，脸上还出现了笑容。

抚额，最不正常的就是兰陵玉好不好。

见飞殇误会渊卿，我心里也是不舒服的，所以我要替渊卿解释一下：“飞殇，你误会他了。渊卿他是真脸红，一直如此……”

“替他说话。”飞殇暧昧的笑容让我哭笑不得。

我继续说道：“而且那蓝色挂件的主人，正是伤我之人，渊卿是担心我看到难过，才会那样做……”

“呀！你怎么不早说！”飞殇变得有些尴尬，也有些抱歉，“唉，我真笨，难怪渊卿给我的时候还提醒我放好，别挂在身上。他也真是的，直说不就行了。”

“呵，你以为他是我们这种八卦女，整天说别人的是非啊。”我的话逗笑了飞殇，她呵呵笑了一会儿，又转为生气，“那是该扔，打女人的男人绝对要甩，怪不得你上来说那些古古怪怪的话，唉算了，不开心的事别提了，那种男人甩了呗，男人还不好找，天下多的是。”

看她那毫不在乎男人的神情，我笑问：“那你打算怎么办？以后就待在冰火岛

守着你的玉儿？”

她皱起了眉，发愁不已：“是啊，可是玉儿现在什么亲人都没有了，我不能再离开他。他又是那么敏感，需要有个人在他身边给他温暖和关心。以后再说吧。那你呢？难道到了冰火岛就离开？”

我拧眉叹气：“是啊，我的伤不能拖，必须尽快回去。”

飞殇听到我这么说，坐在对面也是叹气连连，面露不舍。良久之后，她有些犹豫地问我：“你……到底是什么？”

我淡淡一笑，想回答时，她立刻扬手：“那个你不高兴说我也不会勉强你。”

我拿下她的手，看着她，她的眼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说道：“你看到的人鱼是真的。”

瞬间，飞殇呆若木鸡。漂亮的凤眼瞪得快要掉出来了。

我继续道：“他的名字，叫星研。这一次他伤我，是因为我要偷走他族里最珍贵的宝物，使他的族人陷入极大的危险……”

我说到这里时，飞殇的下巴也差点脱臼了，显然她的脑子完全跟不上我的话。

而我则是继续淡定地告诉她：“而你看到渊卿和兰花说话，其实是因为他死去的未婚妻的……灵魂，寄生在那株兰花上……所以……”

我的话还没说完，飞殇僵硬地起身，以极其机械的步子，一步一步离开了我的房间，消失在了房门外的昏暗中。呃……好像一下子说太多，把她给雷坏了。

飞殇刚刚离开房间，渊卿就走了进来，他面露抱歉，看见飞殇放在床沿上的碗，立刻拿起，再次放到我的面前来喂我。

见他的神情中有些自责，我配合地吃着喂给我的面。

“对不起，我……跟她说过不要挂出来……”他低着下巴，抱歉地说。从认识他到现在，听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对不起”这三个字。

我淡笑摇头：“没关系，飞殇已经跟我说过了。她也觉得很抱歉，误会你了。”

渊卿点了点头，变得放松，抬脸再次喂我吃面，我看着他，他微露迷惑：“怎么了？”

他其实也是一个蕙质兰心的男人，和他相处得越久，会发现彼此越来越默契，他是一个蓝颜知己不错的选择。

“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跟人鱼有往来？”

他拿着面的手一顿，目光与我错开撇下了脸，陷入沉默。

“你这样……算是默认了？”我歪下脸看他。

他有些无奈地点点头：“素素……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巫医族的精神很好

奇……”他抬起眼睑，此时轮到我露出有些期盼的目光，等待他给我揭开谜底。然而，他的神情却是如此地犯难，“不是我不想告诉你，只是不想被你当作怪物……”

我怔了怔，他居然用到了“怪物”两个字，难道真如我幻想的那般，他是蜘蛛妖王？！

“呵。”我忍不住轻笑，“你怎么会说自己是怪物呢？再说怪物又如何？你从来没有伤害我……”

他变得安静，手端面碗静静地看我。

“只怪我好奇心重，才跟那条人鱼有了瓜葛，也不听别人的忠告，人鱼之情如幻影，我没想到他居然不信任我，我更没想到他会伤害我。我们相识相知四年，他却怀疑我是妖。呵，真是可笑，我从认识他以来，从来不嫌恶他是异类，他反而嫌我是妖来……我……”我心口一阵抽痛，嘴唇因为那阵阵抽痛而颤抖，无法再说下去，话语哽咽在喉中。我可以，我可以挺过去。

“素素……”渊卿用他比我还要冰凉的手覆在了我握成拳头的手上。

我努力忍住几欲落下的眼泪，咽下星研给我尝的苦果，长叹：“我不恨他选择了忠诚自己的家族，我只恨他对我的背叛……”

房间因为我这句话，而变得安静，窗外依然是浓雾遮盖的天地，不见天日，不知时间，甚至，听不到任何活物的声音。

“渊卿，你带你的未婚妻回去吧。”我打破了屋内的寂静。渊卿覆盖在我手上的手紧了紧，我继续说着，“我担心之后的旅程会越来越危险，我顾得了自己，却顾不上你。而你未婚妻只剩一株兰花寄生，若是到时……”我没有再说下去。

他听懂了我的意思，安静垂落双眸，握住我的手因为我提到了他的未婚妻而缓缓松开，他摇头自嘲而笑：“是我害了馨兰……”

“你……”第一次，听他提起了他未婚妻的名字——馨兰。

他长长呵出一口气，视线抬起落到了窗外：“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专研巫族医术。因为我是少尊的关系，我们知道了巫医族还有不为人知的禁术，而她则迷上了禁术中的换魂移魂之术……”

他停了下来，单手抚上了额头，似是陷入了让他懊悔而痛苦的回忆：“我因为爱她，而没有阻止她。结果……她失败了，将自己永远困在了那盆兰花之中……”

我吃惊起来，原来那兰花里真是她未婚妻的灵魂，我还以为是他们所说的精神。

“她……练习移魂之术……也是为了我……”他开始哽咽起来，当双手捂住他那张苍白而瘦削的脸庞时，啜泣哽咽之声也随之而来，“是为了我……为了我……”

我恍然大悟，定是渊卿的病无法医治，故而他的未婚妻想用移魂之术给他换一个健康的身体，结果，失败了。

房内是他哽咽的低泣，一股哀伤的气氛将这个房间填满，他本想安慰我，却因我而想起自己的伤心往事……

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卧床静养。

飞殇也跟渊卿道了歉，他们和好如初。

在我上船的第六天，兰陵玉跑来将我从床上一把扶起，离开房间，我问他做什么，他却只是神秘地笑，不肯回答。

他扶着我在被薄雾浸染的甲板上行走，正好与给我做粥回来的渊卿擦肩而过。渊卿用疑问的目光看我，我摇摇头，也不知道兰陵玉干什么。

兰陵玉只是扶着我走到甲板的前方，站在了船头，渊卿跟在了我的后面，兰陵玉看到了他，也对他招手。他带着迷惑的神情走到了我的身旁，之后，飞殇也来了，也问兰陵玉怎么那么急着让她来甲板。

她正问着，我们的船忽然穿透了雾墙，阳光瞬间倾泻而下，所有人都本能地扬手遮挡这多日不见的刺目阳光。

当我们渐渐适应阳光，放手观望时，我们顿时被眼前的一望无际的神奇景象所惊叹。万里无云的天空，和与天空同样是碧蓝色的海洋，瞬间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只有纯净蓝色的世界，若非眼前不远处的那座白色的陆地，我们根本无法分清哪里才是天空和海洋的交界。

白色的陆地干干净净，如同被神水刚刚清洗。它的周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离岛，让人心旷神怡。在看到眼前这辽阔美景的那一刻，心灵瞬间获得了洗礼，心境立时变得豁然开朗。

“我想……这会让大家心情好起来。”兰陵玉在一旁有些腼腆地说。

这份惊喜让我心中的郁结瞬间消散，看到了美好的灿烂人生。

星研没了不要紧，我不是为他而生，更不是为他而活。我有我自己的精彩人生，我还要继续找龙珠，继续去冒险。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冰火岛。”兰陵玉伸手挥扬，将我们带入了他这宛如天堂的故乡。

就在那块陆地的远方，我们看到了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山。山顶一片雪白，似有积雪笼罩，形状看似火山。不由得想起了兰陵玉的身世，如今，火山喷发的熔岩已被尘土覆盖，上面重新长出了新绿。伤痛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愈合。眼前看到的，只有一片勃勃生机的美丽景象。

随着我们渐渐靠近那些离岛和海岸，看到了这个美丽世界里的居民。他们跟这个世界一样，身穿干净整洁的天蓝袍衫，头上披着白色的头巾。他们看见我们的

船，目露疑惑，而且，似乎有些敌意。他们似乎并不喜欢外人来到这片只属于他们的宁静天地。

小岛上的居民纷纷停下手中的劳作，盯着我们看。冷冷的视线从四面八方而来，让我们开始陷入难以言语的尴尬，我、飞殇还有渊卿彼此互视，只有兰陵玉一人兴奋而喜悦地看着那些百姓。

忽然，他似乎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立时扬手大喊：“洛叔——洛叔——”

我们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发现了一个与别人衣着稍有不同的中年男子，他的头巾比别人更长一些，而且，是用一个金色的金箍固定头巾。他已经听到了兰陵玉的呼喊，朝他看去，原本戒备的视线立刻露出了欣喜。

“洛叔——是我——玉儿——我回来了——”兰陵玉大力挥手，船渐渐靠在了那个中年男子所站立的小岛附近的海中，那个中年男子激动起来，朝我们的船直直跑来，也不顾自己跑入了海水，湿透了衣衫。

而兰陵玉竟是直接从我们的船头跃了下去，三层楼高的船，他就那样直接跃了下去，他朝那个中年男子直直游去，再趑趄趑趄地跑上岸，与那个大叔抱在了一起，欢乐团聚的场面让人感动。

他跟那大叔一边指我们的船，一边说话，大叔点点头，回到岸边又对岸上的百姓说了一番话。很快，有小渔船划了过来，兰陵玉和那大叔站在一艘船上。

当他们到我们船下时，兰陵玉顺着绳梯爬了上来，朝我兴奋而来：“素素，到家了，你快下船吧，我会让洛叔拿出最好的药材来医治你。”

一时间，我愣住了，不仅仅是我，渊卿和飞殇也在一旁陷入了沉默。兰陵玉兴奋的笑容因为我们的静默而慢慢淡去，转为迷惑：“你们……怎么了？”

飞殇走到他的身边，握住他的手：“玉儿，素素不留下，她要回去治病。”

“可是这里也有药材……”兰陵玉有些发急，一只手从我身边扬起，打断了他的话，是渊卿。

“兰陵公子，我们知道你也关心素素的病情，可素素的病不是普通的药材可以医治的，她需要一件宝物，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物，你这里不会有。咳咳……”

兰陵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却还是失望地低落下巴。我走上前，握住了他的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等我病好了，我自会来这里看你。”

“真的？”兰陵玉再次高兴地抬起下巴，眸中充满了期待，“那说好了，你可要来。”

看着他不再有半分怯意的面容，忽然感觉到，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家，而不是那个锦衣玉食、金银不缺的千岁府。

我和飞殇依依惜别，两人站在一起心里有很多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最后，我们握了握手，挥手告别。